

艾芜文集

短篇小说

8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BH31128

I217.2
61
}:8

艾芜文集

第 八 卷

短 篇 小 说

四 川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九年·成都



B 633023

责任编辑：林平兰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版面设计：陈 维

书名 艾芜文集·第八卷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 四川省新华印刷厂

1989年8月第一版 开本 850×1168 1/32

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5.625

印数 1—50 册 字数 546 千

ISBN 7-5411-0060-9/I·61 (精装)

定 价：11.33 元



作者一九六二年三月在思茅

請看
原稿



②

一毫

都市的夏夜樹影

三毫

母子

父無

香油銀，水銀，這是一句極其流行的話，
口口是說，香油人的銀子，是不會少的。
銀子，水銀，水銀，這就是說，一些水
本生竟的人，在一股下苦口，總是像紅的香代
給別人，壞的留給自己，這是不對的，社會生活，
清則，而為人，不但不這樣，而且，不如此，
，就不談生活下去。

本長是是介銀水銀苦力，自然也得受苦。

A371772

作者手稿

出版说明

本卷和第九卷都是艾芜的短篇小说，包括《南国之夜》、《山中牧歌》、《夜景》、《海岛上》、《逃荒》、《萌芽》、《爱》、《黄昏》、《秋收》、《荒地》、《冬夜》、《锻炼》、《烟雾》、《夜归》、《南行记新篇》等十五个短篇小说集和二十一篇未成集的短篇小说，两卷共计一百一十一篇，一百零两万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小说，有一半以上只在解放前出版过，建国后，这是第一次重印，对多数读者来说，将是第一次见面。

目 次

太原船上	1
------------	---

南 国 之 夜

伙 伴	11
咆哮的许家屯	23
欧洲的风	49
南国之夜	73
强与弱	83

山 中 牧 歌

山中牧歌	107
罌粟花	116
瘴气的谷	122
疯婆子	128

海 葬.....	132
----------	-----

夜 景

夜 景.....	145
儿子归来的时候.....	155
变.....	169
乡下人.....	189
张福保.....	217
饥 饿.....	227
一家人.....	241
小犯人.....	247

海 岛 上

热带小景.....	279
海 潮.....	291

小 宝.....	302
荣 归.....	312
爸 爸.....	322
卖狗皮膏药的.....	341
黄包车夫.....	355
孤 儿.....	371

逃 荒

逃 荒.....	379
两代人.....	401

萌 芽

遥远的后方.....	411
反 抗.....	432

两个伤兵.....	448
-----------	-----

爱·黄昏

突围后.....	457
轭 下.....	474
黄 昏.....	487
疏散中.....	498
猎.....	503
挟 龟.....	512
爱.....	516
马路上.....	522
车 夫.....	525
渔 夫.....	529
北国速写.....	534

秋 收

回家后	539
两个逃兵	554
春天的原野	570
受难者	587
秋 收	607
纺车复活的时候	640
尚德忠	658
苦 闷	680

荒 地

梦	695
信	710
某城纪事	729

意 外.....	736
山 村.....	749
荒 地.....	759
外 套.....	767
乡下的宴会.....	780
友 谊.....	793
父 亲.....	802

太原船上

甲板上，船尾上，全给统舱的搭客躺满了。

挨近厕所的一个从厦门上来的兵士，给海风带出的屎尿气味，不时拜访他的鼻子，起初还忍着，后来终于生气了。翻起身子看：满是箱笼，满是人，全象火线上逃出来聚在一块儿的难民。除了这块可以躺躺的臭地方，再找不着一个适当的安身处了。便自然地想着：如果有枪，一伙儿弟兄又在，吓，真的，早就向好地方躺着的家伙，朝屁股上踢一足，叫他连箱笼一齐滚。然而现在呢，他是回到北方的家的一位旅客了，身边一块蓝布包袱，没装一颗子弹，一把油纸伞，又当不得驳壳枪，虽是还穿着老虎皮，却吓不了人，只有作一阵威风的幻想罢了。接着，望望其味无穷的厕所，莫奈何地叹口气，最后就抱怨自己迟登轮船招来活该的晦气。

但是，从厕所里钻出来的海风，却毫不可怜人。原先还象体面的绅士，缓缓地步入他的两个鼻孔，目前却象不讲礼的酒疯子了，一阵阵地乱闯乱碰。于是，不平的忿气，代替了他的抱怨自己的心情，——为啥一个兵士样的人，竟在这里独挡鬼门关！

这时一个矮胖子，踏着簸动的甲板走来，一只手扶着一路

的箱笼，一只手提着湖绉裤腰，走过兵士侧边，一到厕所门，还未进去，就急急忙忙拉开裤裆，朝里面乱放肚内的自来水。一面掉回黄而油黑的肥面孔，睁大两只耗子似的小眼睛，向箱笼中望，得意地敞开莽喉咙叫：“红中吗？红中碰！”

“操他娘！”兵士气不过这得意的胖子如此乱撒，便大声骂，随即一骨碌倒下，睡！正在自由挥撒的胖子，倒给兵士的一喝，惊得一跳。低着头看，骂的人是一个着灰短衣的兵大爷，不好任性斗嘴，便把裤腰拉上，眼睛两鼓，昂着浅发的东洋头走了。

“哇，三翻！”一会胖子欢笑的粗莽的吼叫，送进兵士夹有半截烟支的耳朵。在小镇上僻静街巷的老太婆家里，这兵士曾偷着去搓过好几次麻将的。那主人的女儿替她抱膀子赢过清三翻的晚上，菜油灯下摇晃的人影，露出一个金牙齿，斜着眼睛笑的容颜，通映到他记忆的幕上了。刚才的忿怒，悄悄地溜走了，自然又睡不着，倒是渴想去看看人家搓麻将。因那胖子的叫声，且勾起他的赌瘾了。但想着那叫吼的主人，曾在他的面前鼓过眼，装凶样，昂头走，就很不舒服。然而转一念，他娘的，自己是兵，哪里去不得，于是摘下耳上的半截烟支，燃了火，就衔在右嘴角，带着有点近于傲然的样子，马上去。

甲板上起重机的侧边，搓麻将的就在那儿。胖子之外，那三个对手的脸盘子，也满有油水，不用说都同胖子一般地过得惬意。牌势已在三翻之后，另转到一个新的局面了。他们只瞟一瞟这刚来的射着羡慕眼光的兵士，就仍然敏捷地摸着打着，毫不白费一点时光去注意旁的东西。然而，那胖子就突然耸耸鼻管，做出仿佛察觉了有谁带来臭的气味。会意了的兵士，便把

衔有烟支的嘴角，歪扭一下，做个敌对的怪样子，随即很老气地坐在旁边看。这搓麻将的地方着实宽，除搓麻将的四人外，还可以容下两个身子躺，安置一付行李，不过已被几个想借旁观来过赌瘾的人蹲踞着了。他们正同兵士一样，闪着研究的眼光，观看摸进打出的牌，随着赌场战士的忽喜忽怒，激动着自己的心情，就时而失声地叹气，时而得意地叫好。

搓麻将的战士，饿了，也辛苦了，取出饼干罐头牛肉一类的军粮，大嚼。

旁观的瘾客，吞吞口水，散去了。但兵士却去而又来，自拿着行李就全安置在这可躺两个身子的空处。

一位嚼着牛肉的麻将战士说：“对不起，这里有人！”

兵士只把略带红丝的眼睛，眨了一眨，全不理，坐下，从膨胀的左边衣袋里取出一包美女牌香烟，慢吞吞地拆开。

胖子忙把满口的饼干屑哽下，做出极端厌恶的神气，伸手指着兵士的行李，大声叱骂：“搬开！这是我们占好的！”

兵士正把取出的一支香烟凑在嘴上，另一只手插进烟包袋里，摸索里面的火柴，听见这比连长还凶的命令，竟在这肥猪的嘴里跳出来，立刻爆发出一股军人对待老百姓那样的火气，斩钉截铁地回骂：“你们占得，我就占不得，操你娘，老子没出钱！”

“你这蛮不讲理的牛！不怕你！”胖子把刚拿在手里的饼干，捏碎了，气红了肥肥的双颊，“这是啥人的船上？认清楚，英国人！你敢撒野？操妈操娘，来不倒！”

“对！去见英国人！看你敢逞凶？”另一位麻将战士也助战了。

“英国人咬我的鸡巴！操你娘！”兵士已站了起来，就从嘴角上摘下烟支，指着他的灰色的裤裆。

“操你奶！”胖子跳起来骂。

“操你的祖宗八代！”

“你敢打！……你敢……你敢……”这三位麻将战士连忙把捏着拳头扑打胖子的兵士拉着，吃惊闪开的胖子，重又咆哮地卷起袖头，做势扑攻过来。

幸好这船上还不缺少劝架的人，实则也是旁人怕战祸降到自己的箱笼上，于是，这瞬即扩大的战争，也就马上制止了。

兵士给人拖到船尾上面。

胖子则自动地向头二等舱气昂昂地走去，一面还敞大嗓子骂，送到兵士耳里的，是：“狗东西，……老子叫英国人……你敢……你敢……打我的球。……”

兵士气得要跳下甲板去拚命，然而，终给人死拖着劝：“别个占的地位宽，仗的是有钱，我们没钱的，让让好了！”

“有钱当个卵！”兵士捏着拳头骂，“老爷见过！今天有钱逞凶，明天就在讨饭。这样人，龙岩永定多得很。于今的人有了点卵钱，算得什么东西！”

船尾住着由香港上船的滇军，但通是着的便衣了。他们的师长卢汉给龙云撤职，队伍一部分改编，一部分散了。他们这批剩下的弟兄，就由别人招到江西去“剿共”。这时，大家就亲热地让这位受了委屈的弟兄坐。其中一位便接嘴，半似安慰人，半似发着感慨说：“有钱人，妈的！遇着老子在拉夫，就不客气！……炮兜子，拳头，足腿，给他受个够！”

“弟兄！”这个兵士望望这些同他要好的人，每一张类似

庄稼汉的嘴脸，都闪有狡猾的眼光，就会明白彼此都是同道。他接着说，“这还对他们客气！哼，要是遇着共军，看他有十条命不成！”

这些到江西去的云南兵士，还未从省城附近的宜良县动身时，就一向对于江西地方造反的军队，抱着莫大的疑惧。于是就有三四位抢着问：“那，很凶吗？”

“凶什么？”兵士很有兴味地接着说（刚才的忿怒，压根儿忘掉了。）“说起来一点也不凶！我在福建四十九师当弟兄，就是常常同他们打的。你们看见那些队伍怕要笑哩！第一次我们一团人到龙岩去打，到了，简直看不见一个带刀带枪的。等几天，派一连人去巡逻，哈，他娘的，满山满野都是敌人，老的少的，妇女小孩，通来助战。前面是枪，后面是棒，镰刀、矛子、锄头，也拿来砍杀。咳，听清楚，这就是他们的队伍呀！弟兄，你不要笑哩，吓，告诉你，我们一连兵硬给他们打败罗。枪失落五十多枝，真丢脸！等到第二天大队伍开去，这些鬼东西，都躲到山里去了，硬找不着一个，好不气坏我们的团长啊。这样剿了三个月，倒楣的三个月，枪枝奉送人家一大半，人也围去了三四连。那时我的运气正坏，不消说，也给人家抓去了。……”

人家围坐而听的，到这里，都一齐紧张起来，有的竟失声道：“抓去了！”

这兵士点燃好一支烟，拚命吸了几大口，才又笑微微地说下去，“倒还好，一点苦头也没吃着。你们不知道，那些家伙满讲礼的，对待做弟兄的很不错。”

一位脑袋里早给那风行全国的奇怪传说激动了的便衣兵